

濟公平！

莊嚴法相乎！（一）

林博望



後學參加各次法會的經驗

與感受，對於學長們扮演濟公活佛的那副模樣，都會讓後學捧著肚子笑到底，手持蒲扇、腰間掛酒瓶、腳下的芒鞋、身上的道袍、帽上還標記著「佛」字，看來他走起路來邋邋遑遑，像似一部中國儒、道、釋文化的拼裝車，走在現代化鋪著高級柏油大馬路上，祂那種走路的姿態讓後學想起來了十

八世紀有位英國大文豪叫做約

翰遜 (Johnson Saatchi) 西元一七九一一七八四)，這位學者在其一生的前五十年不斷地與貧窮和病魔搏鬥，終其一生都在忍受各種病症，他相貌粗鄙，視力極差，行走時異常地在左右搖晃且穿著邋遑，這些舉止都令那些知其學識、文筆優雅、談吐非凡的人感到驚愕，但他舉止的粗魯僅限於表

面，他不僅大筆地解囊幫助貧

困者，而且更為人知的是，他還陸續在自己家裡收留一些無家可歸的人，他喜歡用常識而非巧辯，用人類的共同經驗而非別出心裁的理論來申訴。凡是虛偽和不真誠的，他都予以痛斥，他告訴他的好友：「清除你那不敬的想法」這句話道盡了約翰遜的特色。

由於濟公活佛走路的那副



模樣勾起了後學研讀英國文學的靈感；中國的濟公活佛可與英國的約翰遜相較，相似的特點實在太多了，就從腳底下穿的那雙鞋說起，約翰遜在生活上有一段小插曲類似濟公活佛，當他年輕在牛津大學求學時住在宿舍裡，總是穿慣他腳下的那雙破舊鞋子，同寢室好

友實在看不慣他那雙破鞋，於是有一位家庭富裕的同學買了一雙新鞋偷偷地放在他的門口，這位擺放鞋子的同學從遠方窗口查看約翰遜對這雙鞋怎麼處理，結果是這雙鞋子被他一腳踢開繼續往前邁進不屑一顧，誠如他的文學作品對人類生活的評估：「生活總是苦多樂少」和「治療人類大半苦難的方式是緩和的，而非激進的」，他不願接受人家的救濟施捨，他了解到「施比受」更有福的意義，中國的濟公活佛也有類似之處，不願去接受那無緣無故老天降下來的福氣，不接受人們給他的施捨，孔子說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（論語里仁篇）

後學在上面引述約翰遜的意義在他痛斥「虛偽和不真誠」、「清除你那不敬的想法」、「生活總是苦多樂少」、「治療大半苦難的方式是緩和的，而非激進的」。這些話與莊嚴的法相是息息相關。

以濟公活佛為題的想法是後學常用聖經的原則來處事，現引述舊約申命記十八章第十至十四節經文：

「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，也不可占有占卜的、觀兆的、用迷術的、交鬼的、行巫術的、過陰的，凡行這些事，都為耶和華所憎惡，因為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，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，你要在你的神耶和華面前作完人，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國民，都聽信觀兆和占卜的。」

這種靈感的因緣巧合是成熟於三、四年前與內人一同到花東旅遊的路上，因為胞姊的二女兒宇雯篤信佛理茹素不論婚嫁，在慈濟證嚴法師創辦的護專教書，我們利用暑假期間的空檔，由她開車帶我們到處

瀏覽名勝，包括品嚐光復台糖的冰淇淋及欣賞鯉魚潭的湖光山色，其中有一處寺廟名為和南寺，該寺廟來面向著蔚藍色的海岸與深黑的太平洋連在一起，有海鷗飛來，遠方點點漁船，廟後是蔥綠色的山丘與碧藍的天空，宛如海中的一座仙山，山在虛浮漂渺間，美國作家希頓（James Hilton），在小說《失去的地平線》中所描繪的一片虛構的永恆和平寧靜之土地的香格里拉似可以比擬。因它前有水後有山，以中國風水師的想法應該是一處如魚得水，如鳥翔空，求財得財、求子得子，修道煉丹的好地方，可讓君遨遊在太虛而對人生作無限之遐思，難怪後學的外甥女在東台灣的花蓮一待就是十幾年，幾乎把它當成她的第二故鄉，為鎮守此一風水寶地，山頭矗立著一尊大佛像，由於長年來暴露於雲霧水氣及陽光

的暴曬，當年藝術大師的作品已褪了顏色，不知是那位尊者，在後學戴著五百度近視的眼鏡看去如同濟公活佛，在信仰多年的一貫道後學是夢中見老師，心中想老師，甚至地震來時也叫老師，於是口中便嚷著老師在山上，要飛也似地去向他參拜，師徒之情油然而生，大概是已離開家中佛堂兩天，老師時時出現在眼前，住寺的小沙彌不知何時跟著後頭聽見後學嚷著「濟公平！濟公平！」，當走到大佛基座下時，這位修行人連說三聲「濟公有這麼莊嚴嗎？」我懷疑他為什麼不說這是某位尊者，還擺明了要讓後學去猜猜看，最莊嚴的是誰？王朝的皇帝最莊嚴了，難到是秦始皇嗎？從沙彌口中後學才知道莊嚴法相在佛門中的看法，因此常在佛經結尾的迴向偈有句：

願以此功德「莊嚴佛淨土」
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
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

因此「莊嚴」法相深深地植根於佛家三寶弟子，比如高雄的佛光山、台中的中台禪寺才建得美侖美奐有如古猶太國所羅門王的宮殿，中國歷史上最為莊嚴的建築物——阿房宮，其建築物內的莊嚴盛況空前，唐杜牧做了這樣的描寫：「六王畢，四海一；蜀山兀，阿房出。覆壓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。驪山北構而西折，直走咸陽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宮牆。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……」

當年一貫道先聖前賢來到台灣佈道，常聽前輩說：「三期末劫之修道法，不能遠離社會人群，獨入深山古洞，而須在群眾中體悟人生，自悟本性。」即六祖所言：「佛法在

世間；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免角」正是走向人群，服務大眾，於滾滾紅塵中盛開無瑕白蓮，怎麼可以莊嚴地躲在山中，而讓人民去朝拜。

以上「莊嚴法相」的佛教子弟與一貫道活佛師尊子弟不同之點不言自諭，就是前者是從社會走入莊嚴的寺廟，而後者是要勸說那些，住在莊嚴宮殿的統治階級或社會高階層名流能走向社會人群。

這樣看來一貫道子弟並不把濟公活佛當成逍遙於莊嚴廟堂的仙佛，而把祂當成活菩薩（活佛），濟公行傳雖未見諸於正史，可是有濟公傳一書傳世，祂是生於南宋的一個官宦之家，北宋自徽、欽二帝被金人所擄之後，宋高宗把國都從開封遷到杭州，唯恐金人將二帝放回，寧可向金稱臣納貢，死也不讓忠臣岳飛派兵直

搗黃龍收復中原，因此重用奸相秦檜，當時朝中忠臣如韓世忠、劉世光及張俊皆為秦檜所害，當時讀書人寫下一首詩來諷刺那種偏安於一時的社會：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
西湖歌舞幾時休，
暖風吹得遊人醉，
直把杭州當汴州。

基督教聖經預言著人類想要通天的想法，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來達成是可能的，因為為了自己的地位如宋高宗及其屬下秦檜之流，不知害死了多少忠臣岳飛，一國的統一都很難還想通天，且看經文：

「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頂通天，要傳揚我們的名，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。」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，耶和華說，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，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做起這樣的事來，以後他們所

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……於是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，他們就停不造那城了，那城叫做巴別。」（創世紀十一章四至十節）

以上經文中所說的變亂天下的言語，不能祇從文字的表面來了解其意，因為在這廿一世紀的「伊」世代，電腦網路已可解決世界各國人民語言的障礙，靠著科技應該可以解決以上經文的問題，可是人類的權力及欲望之心，無法與上天同一條心，語言是心聲，而文字是心畫，由這顆貪欲的心產生天下的聲音及圖畫是無法一致的，所以佛家才有八萬四千法門來渡人，國際間語言文字若能趨於一致，倘權力與欲望之心無法與上天的心契合，還是無法統一，上面所述南宋高宗的皇朝及臣相雖說同樣的語言，使用一樣的文字但就是無

專題講座

法收復中原統一全國，一國無法統一談不上統一世界，其病在於心，就是在於自私自利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權力打算，為「財貨」所造之故。

張老前人在他老人家高齡將近九十走入人生經驗登峰造極的階段，早已超出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之齡，告訴我們佳言如下：

「人在心中不要裝滿了物欲，以致於沒有空間可應用。人在時間和空間裡來去，若不將心空出來，就永遠在輪迴裡不停地奔忙。修道人應將一切看淡，心裡才有空間。其實世間的貨物，不過是借用而已。」

以上老前人的這段心性嘉語正說出了南宋國家朝政腐敗的原因，就是太重視世間的貨物，太為自己的錦衣玉食打算，現在在台灣的人民，社會風氣這麼敗壞以及政客為攬權

力，鞏固一己政治地位，與金牛財團掛勾，掏空國庫，與南宋偏安江南沒有兩樣，也是對世間貨物太患得患失罷！這兩個時代所不同的是南宋是封建專制時代，中國歷史自秦皇統一一六國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後一直到兩位先蔣總統（蔣介石父子）時代結束（西元一九八八年）約兩千兩百年。在這麼長的一段歷史，中國社會有兩種人，且祇有這兩種——在官場為官治理老百姓是一種吃人的人，另一種是受別人管理的老百姓是賺錢養活做官的人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」，讀書人除了參加考試求取功名一途外，其實也沒有什麼事好幹，讀書人絕對不能得罪朝廷，除非像晉朝的陶淵明的想法，要不然就像屈原，前者是不願為五斗米折腰，而後者是自投汨羅江而死，這種文化後學稱它為單元

文化，兩位先蔣總統統治結束後的台灣，在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期間，議會代表著人民出來亂叫，誰也無法有把握地掌握五年、十年或傅子傳孫，這種社會後學稱它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如同秦始皇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，思想自由，話要怎麼說就怎麼說，事情愛怎麼做就怎麼做。（續下期）

